



美国动态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2011年8月15日（第13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美国国会通过 2011 年预算控制法案

8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该法案规定了2012财政年度的总体预算额度为1.043万亿美元。其中包括用于安保项目的6840亿美元（含用于军事建设、对外业务营运、情报机构以及国防部、国务院、国土安全部的预算，另外包括退伍军人的相关费用）和3590亿美元的非安保项目支出。

（来源：Patton Boggs Capital Thinking Updates 2011年8月5日）

美媒称中国 2011 年稀土出口量可能下降

据美媒报道，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nner Mongolia Baotou Steel Rare-Earth (Group) Hi-Tech Co., 简称：包钢稀土）总经理张忠周一（8 月 8 日）表示，今年中国稀土出口量可能下降，下半年稀土供应料将继续吃紧。

张忠表示，中国对稀土行业的严格控制将是长期性的，政府应会加强监管。他还表示，今年下半年稀土价格不会进一步走低，而且下游企业能够接受高价。

中国向全球市场供应 95%左右的稀土。稀土被广泛应用于高科技电池、电视、手机和国防产品。近年来，中国因担心环境污染和过度开采，采取了包括削减出口配额、打击非法开采以及计划建立稀土战略储备在内的一系列举措，对稀土元素出口进行限制。

（来源：《华尔街日报》2011 年 8 月 9 日）

美媒关注中国对南海相关国家过分行动的警告

据美媒报道，中国国内一主要党报近日在头条提出一份具有针对性内容的评论文章，批评南中国海周边的一些邻国在该领域的非法领土行动。

文中提到，此文主要是针对菲律宾在南沙争议地区修建军事防御设施行为的反应。

该评论宣称，菲律宾不顾近期南海各国已签订促进各方保持克制的宣言，其卑鄙伎俩极有可能再次点燃激烈的领土争议；评论还警告说一些国家将为其不端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来源：《国际先驱论坛报》2011 年 8 月 2 日）

美媒关注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以

据美媒报道，以色列军方 8 日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将于下星期访问以色列。该报道认为，这标志着中以关系的回暖。

陈上将此次访问是对伊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两个月前访华的回访，而巴拉克当时的访问是以色列国防部长十年内首次访华。

（来源：《华盛顿邮报》2011 年 8 月 8 日）

美国国家机密：奥巴马在美华“熊猫外交”中的角色

据美媒报道，奥巴马总统近日正在努力促使大熊猫“泰山”在美国居住更长时间。国务院的一位官员给位于华盛顿的动物园管理员发了一封邮件指示，称奥巴马总统正与胡锦涛主

席讨论此事。此官员还称，如果奥巴马总统在与胡主席的交谈中提到此事，那将很有可能成功，因为双方将会以此作为友好外交姿态的表示。

另外，在此过程中，美国国务院将该消息认定为国家机密。

（来源：《华盛顿邮报》2011年8月11日）

重点关注

美智库发文论中国航母是否对美构成威胁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和中国问题助理研究员比林斯利（Brittany Billingsley）近日在该中心网站发表访谈文章，讨论中国首艘航母是否会危及美国国家利益。

文章称，中国首艘航母2011年8月10日从大连港出发开始处女航，中国外交部称此次试航持续时间简短，而一些香港媒体则估测此次试航时间可能会持续半月。而中国此次公开宣布航母试水和2011年1月秘密测试隐形战机、2007年1月测试反卫星武器的做法截然不同，这有点不同寻常。就连五角大楼也就此作出表态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大透明度的迹象。

文章认为，中国购买一艘航母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为了赢得国际声望，而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印度、巴西和泰国共同运营的在役航母有21艘，其中美国单独运作的航母就有11艘；但中国引进航母也是陆地威胁环境加剧的结果，因为这种环境给中国发展海军实力带来诸多限制；引进航母也代表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更加一体化形势下国家利益的不断扩展。在过去10年，中国80%的贸易都是靠海上船运。而且，引进一艘航母将使得解放军更好地适应要求执行大范围非传统安全任务。

文章称，中国航母和美国航母不同的一点是，中国航母配备有一个“跳板坡面”，而美国是一个弹射装置。就目前来看，中国不会寻求复制美国海军战略和运作模式，而是更有可能激化发展一种有限的权力构筑能力，即加强中国保护自身地区利益的能力、保护海外利益的扩张、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打击海盗、非作战人员疏散、反恐和维和任务、危机应对和军事外交等，以展示自己承担的国际责任。

文章最后称，即使中国“瓦格良号”航母完全具备作战能力，但它毕竟是中国唯一一艘航母，而且还是经过改装的，所以在军事上其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它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则更大。而担心中国军事现代化和意图的周边国家则会提升自己军事能力。而就南海而言，中国和越南以及菲

律宾等国存在领土争端，为了同中国就该领土争端，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和美国加大军事合作，订购新军事平台，以支持自身防御能力。

（来源：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 2011 年 8 月 11 日）

美国面临的挑战与国际秩序

随着旧世界（美、英、法、意、日）在世界经济排行榜上的位置不断下滑，甚至频现破产危机，而新世界（中、印、巴西、土）蒸蒸日上，渐渐迈入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美国塑造世界的能力势必受到这些新兴国家的集体制约。

“当美国还在为世界上的反美主义忧心忡忡时，世界正在进入后美国主义。”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接受采访时评论说，“美国在 911 后错过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更关键的故事，那就是其他国家的崛起。去年，世界上有 124 个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达到 4%，这其中包括 30 个非洲国家，这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海啸式’的经济增长激起很多国家的骄傲和民族主义。这对于美国领导人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所有人都想在决策桌前有一席之地，想要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他国的尊敬。”

“为了保持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美国必须继续保卫和生产（世界）‘公共产品’，比如海洋通道安全。”美国前国防部台湾科科长、智库“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卜大年(Dan Blumenthal)说，“另外，美国还应该领导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卜大年虽然反对“单极世界”已经终结的说法，但是认为这一世界秩序正在受到冲击，这包括美国的经济衰退以及 2008 年以前战线拉得过长，另外，亚洲的成功让美国的困难更为凸显。

美国官员对于美国衰落的结论仍然不甚认同。“对于美国衰落的语言，历史有过，一次是 50 年代，一次是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但是亚洲国家一个正在统一的共识是美国将在未来 30 到 50 年还会在亚太地区拥有绝对控制权。”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一次半公开的会议中说，“事实上，因为我们的真诚，因为我们的市场的开放性，如果你低估美国的实力那是你自己自讨苦吃。亚洲国家普遍对我们看法乐观。当然亚洲的竞争性越来越强，我们的目标是对竞争遏制在建设性的积极方面。”

“避免同中国为敌是美国面临的三大具体挑战之一。”刚刚卸任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在美国国防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说，“这尤其体现在海洋安全、网络安全以及太空安全领域方面。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中国也必须配合。”斯坦伯格所列的美国的另两个迫在眉睫的挑战分别是北朝鲜以及南中国海。美国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的“太平洋论坛”的

执行主任顾石盟（Brad Glosserman）认为，2010年中美的持续紧张表明，中国没有对新的权力平衡形成正确的认识—美国确实没有很多人估计的那么虚弱，而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中国一个基本的判断仍然是对的，那就是经济实力对于国际地位的确定是有关键影响的。北京也感觉到美国的过度扩张（overextension）以及对于中国挑衅的敏感度大大提高。

《新美国人》杂志的主编、《美国一手制造的衰落》一书的作者威廉·诺曼·格里格认为，下结论说美国在直线衰落是因为它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才有的相同特性：贫穷、犯罪、文盲和健康不良。格里格引用了圣雄甘地的话说，一个国家内部冲突和暴力的根源是“毋须工作而手到擒来的财富，缺乏良知的享乐，没有性格的知识，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牺牲的崇拜和没有原则的政治。”美国历史学家麦考伊认为，导致美国也是以往帝国衰退的第一大因素是“军国主义”，尤其是“微型军国主义（micro-militarism）”，这经常是帝国在国外的军事冒险行动，而非花掉天文数字军费或者以“滑铁卢”而告终的全面战争。随着不断崛起的亚洲大国给世界格局带来震荡，“美国在全球的盟国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来适应这一变化”，这会使得美国 800 多个海外军事基地变得难以维系，最终迫使不情愿的华盛顿分阶段地撤军。”乔治敦大学的教授罗伯特·利勃则认为美国最终的挑战来自精神而非物质上的困难。“说到底，美国是世界上‘公共产品’的首要提供者。虽然美国能否维持这一地位值得争论。但是美国的核心问题，尤其是涉及债务和赤字的问题，是可以管理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政治意愿和决心来解决这些问题。”

（来源：《华盛顿观察》2011年第4期，2011年8月8日）

（编译：余居道）

焦点分析

债务博弈：美国政治制度遭遇问题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美国著名政论家，《时代周刊》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在 8 月 15 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The Debt Deal's Failure），反思债务危机与美国政治制度，中文译文全文如下：

仅就经济学意义而言，最近达成的债务协议并没有大问题，既不像其支持者宣称的那么美妙，也不像其反对者担心的那么糟糕。本届国会在其职权范围内，削减了 2012 财年的预算，相比于 37000 亿的预算总额，210 亿美元的削减额度微不足道，而未来的国会可能还会改弦易辙。债务协议不过是将皮球踢给了国会的跨党委员会，后者将负责拟定规模更大的债务削减计划。这个协议也丝毫不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停滞会引发债务攀升。一贯谨慎的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认为这个半吊子的协议可以说近乎失败，这位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领导人表示：“协议既未能消除偿付风险，也没有最终解决债务上限问题。”

但在政治方面，债务协议会造成巨大冲击，并引发一场灾难。经历债务谈判的惨烈博弈后，华盛顿的政治氛围雪上加霜，将来妥协的希望越发渺茫。民主党人拒绝削减医保等补贴项目，由此反击茶党。而共和党人因为先前的蛮干越发胆壮，万众一心地抵制税收。不过，要解决美国的债务困境，必须要削减补贴与增加税收并举。即使美国没有被那些声名狼藉的评级机构降级，我们自己也要有所反思，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在当下失效了。

奥巴马总统经过和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的谈判，同意在未来十年内将预算赤字削减 4 万亿美元。如果美国的政治制度有效，这个接近谈妥的协议不应该半途而废，毕竟两党都参与了其构思和修改。如果美国的政治制度有效，也可以采纳鲍尔斯-辛普森方案的某些建议。该方案以更灵活

的方式削减 4 万亿美元的赤字，同时会让两派分担责任。过去国会在遭遇难题时，一直依靠广泛的跨党谈判和互相妥协达成解决方案。这并非是在怀念遥远的过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就是这样不懈努力着来削减医保、改革税法、改善移民政策和关闭几百个军事基地。

但现在，美国乃至世界，还有全球市场都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遭遇了问题，以至于再也无法拟定、实施合理的公共政策。在当下美国，只剩下耸人听闻或肆无忌惮的政治表演，充斥着预算到期、议程拖延和总统声明等恼人消息。这是电视媒体大肆炒作的好题材，但既然美国以世界的领导者自居，难道不应该为这样的景象羞愧吗？

不过黑暗中还有一线希望。如果两党无法就削减其他开支达成一致，防务和医保开支就会被大幅压低。这是悬在国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大概会让议员们理智一些。事实上，这或许会引起一场意义重大的全国辩论，主题是政府的角色问题，这或许是奥巴马接受债务协议以结束危机时的考虑。茶党绑架了美国的信誉，一场广泛的全国辩论已不可避免，奥巴马对此应该得心应手。若果真如此，这对美国真是一场迟来的辩论。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里，美国人对此漠不关心，结果为此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上一次关于政府角色的争论，发生在罗纳德·里根在任期间。1980 年，里根借助选民对高税收和大政府的不满入主白宫。里根承诺将两者削减到合理水平，他全面降低了税率，弥补了税法漏洞。尽管在任期内也有增税，但到里根 1989 年离职时，税收已经从 GDP 的 20% 降低到 18%。

但里根未能坚持削减开支，其任内的政府开支平均增长率为 22.4%，明显高于 1971 年到 2009 年间增长率 20.6% 的平均水平。当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防务开支，但其他开支也在增长，比如农业补贴上升了 140%。如果在减税的同时并不削减开支，那么就只有用借债来弥补亏空。1980 年到 1988 年间美国的债务增长三倍，从 7120 亿美元上升到 2 万亿美元。

里根反映了美国公众的基本倾向，美国人喜欢大政府，但更喜欢低税收。要实现这一点，借债就是一个魔术般的捷径。从州、市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亦步亦趋，滚起了史无前例的债务雪球。由于会计制度松懈，各州的政客们不惜用预算骗术来取悦关键的选民。当公共部门的雇员要求加薪时，政客会设法安排少量加薪，同时大幅提高退休金和医保。通过这种伎俩，政客们设法捏造了一个过得去预算数字，但问题日积月累，近年来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但那些肇事者早已功成名

就，安然退休了。

过去三十年来，雪球一直在滚，即使联邦政府也不能独善其身。在老布什尤其是克林顿政府时期，增加税收和限制开支稳住了局势，在克林顿政府后期甚至还实现了预算盈余。但在小布什时期税收没有改观，而减税政策，医保开支，以及两场无底洞一样的战争，迅速消耗了盈余。到2008年为止，联邦政府债务膨胀到10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是最后一根稻草，联邦政府的税收一落千丈，随后出台的减税和刺激政策，迅速将债务拉升到当前的14.3万亿美元。

未来经济局势还会更糟糕，而我们应停止纠缠。许多经济学家相信经济依旧脆弱，大动干戈地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并无好处。的确如此，合理的经济政策应是在当前继续刺激，而在未来几年削减赤字。但这种灵活有序的公共政策，恰恰是美国当下的政治制度力不能及的。

迄今为止，这场全国辩论依旧停留在幻想之上，即大政府和低税收可两者兼得，秘诀就在于削减各种浪费。但这些“浪费”如医保和按揭利息抵扣，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息息相关。当前联邦税收占GDP的15%，处于历史上的低点，而开支占GDP的24%。或者提高税率、取消抵扣，或者弥补税则漏洞，此外要找出不增税而弥补亏空的方案，实非人力所能及。共和党人最后被迫面对现实选择时，一定会震惊不已，因为美国公众最终会选择保留政府开支。民意调查显示，相比于削减医保，公众更支持增税。不过在事实上，必须两者并举。在抽象的理论上，公众对政府并无好感，但愿意支持大部分与个人相关的政府服务，包括航天飞机、学前计划、佩尔助学金项目等等。在2012年大选时，奥巴马大概会乐意开启这一辩论，并推动减支和增税的混合方案。

不管思想争论的结果如何，最终都要落实到公共政策中。政府能有效运转，是政策落实的前提。但这次债务危机反映出，作为政府日常运转的核心国会，已经彻底瘫痪。

国会的瘫痪有多严重？《国家》杂志三十年来一直关注着国会内部的分歧，其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表明，当前国会各派与此前相比更加偏激，最激进的左翼共和党人要比最激进的右翼民主党更保守，此前一直在国会中推动妥协的两党温和派也已分道扬镳。政治极端化，必然导致政治瘫痪。由于参议院拒绝批准，奥巴马政府中有几百个重要职位无人履任，这一情形已持续了两年以上。除了日常职责之外，财政部还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银行压力测试以及对汽车厂商的救助，不免焦头烂额。但当前财政部就有十二个高级职位空缺，几乎涵盖了所有管理层。参

议院负责核准人事任命，但这项规定被任意滥用，导致许多任命被延后和驳回。议员故意拖延议程致使立法流产的事件，历史上发生的频率约为十年一次，但现在已是司空见惯，并被少数人用于压制多数人的意志。2009年，参议院共和党人肆无忌惮地拖延，令人震惊地导致80%的重大立法流产。国会的组成原则是不论人口多少，每州产生两名参议员，结果代表10%选民的议员就能驳回所有的立法动议。这难道就是民主的表现形式吗？

美国的政党现在正向欧洲议会政党演变，要求党员思想忠诚，严守纪律。但美国不同于欧洲，后者在议会制度下政治权力是统一的。比如在英国，政党一旦组阁成功就可以同时节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内阁首相兼为立法领袖和行政领袖。执政党执政之后，公众既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对。而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权力互相分割并牵制，每个人都被制约和平衡，没有任何个人或政党能掌控全局。要做出任何决定，都必须寻求合作。现在茶党坚决拒绝提高债务上限，以此迫使国家接受其政策。这样滥用债务上限的规定，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而这种做法也远远背离了美国制度的精神。

茶党的兴起意味深远，暗示着新兴的、高度活跃的小团体已开始绑架美国政治。其原因也并不神秘，国会选区重新划定后，许多地区都已决定归属，因此议员们倾向于向极端派让步而非正面迎击，以免引火烧身。视野狭隘的媒体倾向于关注极端派的声音，从而放大了后者的影响，政治家稍有出格就会遭受压力。国会越是开放透明，就越是容易受到利益小团体和游说者的压力。讽刺的是，在这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以无党派人士自居，其登记数量创下了记录，但这丝毫无补于事。当前的国会制度反映的不是多数人的意愿，而是狂热的、组织严密的少数人的意图。

美国正面临老龄化、技术更新和全球化的诸多挑战，而这个国家的制度瘫痪日渐加剧。美国必须在各个领域灵活行动，应该削减医保和退休金，并增加研究、发展、基础设施和教育领域的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经费必须用在刀刃上。但在能源、移民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政府还停留在政治呼吁和表态上，实际举措远未到位。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正从世界各地大力搜求经验，以促进本国发展。而我们还在喋喋不休，一事无成。

美国此前一直是世界先进经验的开创者。美国建造了州际高速公路，创建了世界上最好的公共教育体系，将人类送上月球，引领科技发展，全世界因此对美国怀着敬畏之心。但今天世界对

美国的观感已经改变。过去一个月里，全世界对美国的债务危机倍感惊讶。美国的信用此前从未被怀疑，而在这一个月里也开始动摇。今后美国每次就债务上限谈判时，人们就不免惴惴不安，怀疑美国是否会信守诺言，美国的制度是否会崩溃?美国最宝贵的资产是来自全世界的信任，现在却丝毫不被珍惜。如果这次国会的政治闹剧导致美国国债利率上升 1%，换言之，世界各国在借款时稍稍提高要价，未来十年间财政赤字将因此增加 1.3 万亿美元。这足以让债务协议在未来十年安排的削减前功尽弃，而这正是当前美国政治制度的现实。

（来源：《时代周刊》网站 2011 年 8 月 15 日）

（编译：周云亭）

编辑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通讯地址： 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社联大楼 203 室
邮 编： 200020
电 话： 53064520
工作邮箱： meiguodongtai@163.com